

■家庭相册



父亲是一棵树

□单淑芹 文/图

母亲患偏瘫那年，父亲60岁。父亲说，他自己完全可以照顾母亲，不用儿女们操心，家里地照样要种。他说：“我就是一棵树，离开地就沒处扎根，而且你娘看病吃药的钱还要在地里刨呢！”

那时弟弟漂在外地，我也在离家70多里的县城租房住，父亲怕给我们姐弟俩增加负担，一个人承担起了照顾母亲的重任；父亲收拾完家里那几亩地，每天用三轮车推着母亲在周围村子里转悠。方圆十几里，田间小路，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。瞧瞧庄稼的长势，感受村镇的变化，赶集、看秧歌，他和母亲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

这一晃就是十多年，父亲的乐观、幽默、豁达，让我们忽视了他的年龄。直到有一天，父亲带着母亲到镇上的照相馆各照了一张单人照。父亲炫耀地给我看：“你看，我们这照片照得多好，以后骨灰盒前就放这张了！”

此时，我才猛然发现，父亲的头发稀疏、花白，背也明显地驼了。

我的心一沉，父亲却笑着说：“人老了，总有一天会走的，免得到时候你们手忙脚乱，而且现在照出来年轻，多好！”由于父母的淡定，谈起生死的话题来，也没了过多的忌讳。春节我们姐弟都在老家的时候，父亲指着河岸上的两棵大柳树说：“这是我和你娘的棺材，二十多

年前，我就种下了。”那两棵大柳树的枝干在寒风中刺向苍穹，龟裂、虬劲，扎得我们的心，隐隐作痛！

母亲病了16年后，带着她那张大照片，住进了大柳树做成的棺木。母亲走后，老家只剩下了父亲一人。我们姐弟决定不让父亲一个人在家，可是，父亲近乎悲怆地大喊：“我哪儿也不去，就守在家里！”

没办法，我和弟弟只好遂了父亲的心愿。但我们不放心，便隔三差五回家一趟，给父亲洗洗晒晒，做顿饭菜，再匆忙离去。

今年春节，父亲和我们姐弟说，过完年要随弟弟去城里住。父亲叫来叔叔婶婶和左邻右舍喝酒，说以后要好好去享儿子的福，他满脸自豪说：“我要当个城里人了！”

我偷偷问婶子，父亲怎么突然想通了？婶子说：“有一阵子他常跟我们念叨，说你们工作忙，来回跑，又麻烦又费钱，还问我，他是不是太自私了？”

我明白了，这段时间父亲柔肠百结，既难舍那一院子的情愫，又心疼儿女疲劳奔波，几经煎熬才做出了现在的决定……

“头顶一个天，脚踏一方土，风雨中你昂起头，冰雪压不服。好大一棵树，任你狂风呼，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，有乐也有苦……”躲在厨房里，我的耳畔回想着这首歌，一瞬间，禁不住泪眼婆娑……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

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酸楚的照相往事 □杨松华

我的第一次照相是1975年春天。快6岁的我和已经3岁的二弟（小弟还未出生），被父亲兴致勃勃地领着，来到我们村西口，那棵进村路边的大樟树下。照相师傅竟是我认得的邻村那个名叫建孙的年轻人。

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照相机，建孙叔叔将那发亮的镜片瞄准我和二弟，上下左右前后一点点地移动。我和二弟并排站在大樟树下，一旁的父亲一会儿走上前将我和二弟的身子往中间靠了靠；又走上前来将我的衣领抻了抻，将二弟的裤子往上提提。又按照建孙叔叔的要求，让我和二弟往树干边靠，还让我牵住二弟的手。

终于传来响亮的一声“咔嚓”，建孙叔叔放下端着的相机，长出一口气，说照好啦！现在想来，那时可是用胶卷拍照的，每拍一张，都要小心翼翼。

建孙叔叔说一周后会送来相片。一周后，他果然携带相机来到我们村了，父亲兴奋地迎上去，建孙叔叔却说真对不起，我照相手艺还不熟练，在拍完一张后误把胶卷盖打开，里面全卷曝光了。我这次来，重新帮你家孩子照一张。

只能如此了。

我和二弟重新被他们领到村西口大樟树下，摆姿势、调整镜头距离。这次比上次花去的时间更长。建孙叔叔临走时，还是那句话，一周后送相片来。

一周后，建孙叔叔来了，我

拉着二弟跟在父亲后面一起迎上去。建孙叔叔说，不好意思，这次又让你们失望了。我这一胶卷要照36张才好冲洗，这几天我一直各村跑，可才照了八张，早着呢！

那时是先照相，等相片拿到手后，觉得满意再付款。我和二弟的一张普通黑白照五毛钱，对于现代人来说，根本不算什么。可那时，一个男劳力在生产队干一天的收入才挣两毛。照一张相，可是要花费掉两个半工。怪不得他各个村庄几天跑下来才照了不到10张照片。

从这天开始，我们一家人都盼着建孙叔叔能早些日子送相片来。我经常领着二弟来到那棵大樟树下，可总不见建孙叔叔的身影。我俩在大樟树下回味两次照相的情境，设想相片拿到手后，我们在相片上会是什么样子。

两个月后，父亲终于打听到，原来建孙叔叔又误把胶卷盖打开，全卷又曝光了。通过这次实践照相，建孙叔叔觉得在当时的农村替人照相真不是一条生财之道。他天天在外面跑了一个多月，才照了不到一半的胶卷。折算工钱和材料费，他亏大了。一气之下将照相机贱卖给城里一家照相馆，改行干别的事了。

几十个日夜甜蜜的期盼，等来这样的结果。父亲安慰我和二弟说，等下次有照相人来村里，再帮你俩照张。

一晃，竟是六年后，我快小学毕业，学校安排了我们读五年



级的学生照了毕业照。照相师傅是从县城照相馆请来的，他为我们毕业学生和学校里的所有老师照了师生合影。又为毕业班每个学生照了单独的大头照。他的摄影机可专业了，有长长的落地支架，把头伸进绒布里喊着：“眼睛看照相机，挺胸，笑笑，再笑笑……好！”

我们每个人的单独大头照片是班长一一发给我们的。孩子们吵吵嚷嚷，笑得前仰后合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因为班上几乎所有同学跟我一样，在此之前从未见过自己的相片。相片上的我脸蛋圆圆的，还笑出了两个小酒窝，不齐整的小平头，样子绝对憨实。

相片最能记录难忘岁月里的美丽人生，可惜我直到12岁才拥有了第一张大头照，还是黑白的。想想现在的孩子从出生那一刻，便有了幸福人生的“记录”。从黑白照到彩色照片，到数码相机，到如今人的“随手拍”。这四十年来，我亲身感受到了从一个细小、简朴的照相愿望，到科技的迅速发展给我们老百姓生活带来的极大便利和乐趣！祝祖国国运昌隆，祝每一个家庭安康幸福，每天都能及时向友人家“晒”出幸福人生影像！

■每日连载

这里有劳动关系的曲折故事，这里有工会工作的形象解读，这里有工会干部的炽热情怀……这是一部可以当工会教程读的小说——

人民利益

——工会主席的维权故事

□关明

两天后，闵直方把自己打扮成求职的打工者，来到裕翔公司招工大厅。进去以后，看到来求职的工人已经排成了很长的一队，其中的绝大部分，比自己要年轻的多。这让他感到，万一哪天干不好砸了现在的饭碗，恐怕到这里讨生活都没有优势了。

闵直方想，他们大概想不到我用这种方式进来吧。当记者的和当间谍的，其实有一定的相通之处。

在他的后面排着一位年轻人，和他一样顶着一头黄色头发，像只芦花公鸡。闵直方和他打招呼，得知年轻人名叫辛孟远，他对闵直方说，原来就在这家公司的南方工厂打过工，干得没意思，就回家了，没想到现在他们把工厂开到了家门口，县里又给下了招工的指标，工人不好招，乡里负责招工的李干事找了他好几次，原来是一副爷的面孔，现在像孙子似的，态度好得很，我正好这一段钱用没了，在家里闲着没事，就给他们个面子，过来打几天工，挣个零花钱，合意就干，不合意就走。

慢慢地，闵直方排队逐步接近了窗口。来这里打工需要提交

身份证和学历证明，闵直方把自己的身份证和毕业证小心地递过去，谁知没有过一分钟就被扔出来了。里面喊：“下一个。”

排在后面的辛孟远把自己的证明材料递进去，很快领出来一张招工表。

闵直方不解地问：“怎么回事，你们不是招工么？”

里面负责招工的人长着一副扑克脸，回答他道：“招工也不招你这样的。”

闵直方说：“我这样的怎么了？我又不是残疾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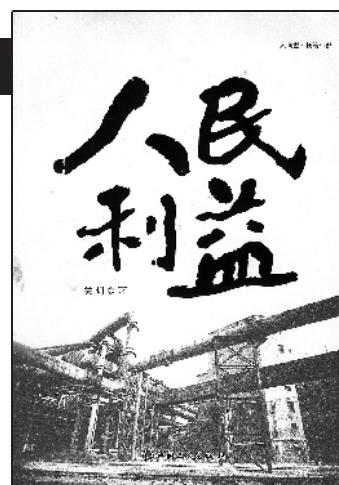
那扑克脸说：“我们这里只招操作员，不要大学生，你应该去招干部的地方，到县政府去试试。”

闵直方这才知道，学历高了有时候也是麻烦事。上了个大学，现在他来打工，竟然也没有优势了。早知如此，还不如把自己的初中毕业证带在身上。

碰了钉子之后，闵直方对呼维民说：“我再想想办法，不行的话，让我们报社派个年轻的来。”

呼维民有了新的主意，他对闵直方说：“我想起了一个人，是绝对合适的人选。”

闵直方问：“是什么人？比



我们当记者的还合适。”

呼维民说：“楚中天，你还记得吗？就是在我们金秋助学时资助过的那个学生，考上了华北大学，现在学校放暑假，他刚回到北梁。”

闵直方点了点头说：“这也是个办法。”

呼维民把楚中天请到办公室，楚中天在上大学一年间，已经脱离了青涩，有了几分大学生的气质。他对呼维民说：“呼主席，不好意思，那时候我年轻不懂事，对不起。”呼维民说：“从中学到大学，是人生很重要的一步，在学校的生活，还习惯吧，有什么问题你对我讲。”楚中天说：“我上学得到了工会的帮助，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您。”呼维民说：“你只要好好学习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报答。”

呼维民和闵直方把他们的想法对楚中天说了，楚中天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。他说，工会帮了我家这么多，我能给工会做点工作，是我的荣幸。（连载22）